



爱情 欺骗了她

赵鹏万 刘允章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爱情 欺骗了她

舒婷 著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爱情欺骗了她

赵鹏万 刘允章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49804



内 容 提 要

天真善良的护士姑娘爱上了医院人事科长。人事科长年轻能干，英俊潇洒，博得上下左右的好感，人们交口赞誉他俩的美满姻缘。姑娘陶醉在未来的幸福里。岂料新婚第二夜，姑娘神经失常了。其中有复杂的纠葛，曲折的经历，意外的发现，无端的摧残。罪恶之手从何而来？这一切都通过一次重大的医疗事故揭开了序幕，幕前的，幕后的，都有淋漓尽致表演。那么，是什么酿成的悲剧，从姑娘不幸的命运，人们可以得出各自的答案。

爱情欺骗了她

赵鹏万 刘允章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扬州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7.125印张 2插页 155千字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4,550册

ISBN7—5399—0019—9/I·16

统一书号：10141·1163 定价：1.50元

责任编辑 朱新楣

第一章

仲夏的下午，新城机床厂职工医院大会议室正在召开“七·一三”医疗事故处理大会。

会场很静，偶而可闻耳语、叹息声。身材魁伟、年已六旬的老院长兼院党委书记心事重重地来到讲台前，庄重地宣布开会。他往日说话声如洪钟，此刻调门相当低沉：“同志们，半个月前，我们医院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、不该发生的医疗责任事故，造成了一位青年工人被截掉左臂的严重后果。为了吸取教训，提高全院职工的工作责任心，我们在这里召开‘七·一三’医疗事故处理大会。现在由调查组副组长、外科主任贾亦道同志报告事故发生的经过。老贾，你来讲讲。”

贾亦道年过半百，身体瘦得象一把干柴，岁月把他的脸刻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。但双目炯炯，显得很有精神，一望便知是位思路敏捷、办事利索的老大夫。他步履稳健地走上讲台，清一清喉咙，开始宣读报告：

“七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半，铸造车间青工金钟高烧不退，来门诊部就诊，内科大夫徐怡云经过听诊和X光透视，

确诊患急性肺炎，决定入院治疗。因患者不愿住院，徐怡云大夫便改变了原决定，另开处方，注射‘A—M’治疗。大家知道，‘A—M’是多年不常使用的药物，必须特别慎重，而徐怡云大夫不仅考虑用药不周，而且开错处方，竟把静注‘IV’写成肌注‘IM’。处置室护士孙敏由于缺乏严格训练，照方行事，把‘A—M’溶液进行肌肉注射。六小时后，患者左臂药物反应强烈，疼痛难忍，随即送院抢救。门诊大夫发现左臂红肿，注射部位肌肉变硬，显然是注射中毒，连夜转送住院部处置。住院部外科当即会诊，研究方案，征得患者单位的同意，采取了果断措施，连夜做了截肢手术，保住了患者生命。截肢后情况良好。为了教育本人和全院职工吸取这一沉痛的教训，建议院党委对事故责任者徐怡云进行严肃处理。‘七·一三’事故调查组，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”。

贾亦道念完报告之后，会场上纷纷猜测着：

“这下徐大夫沾包了。”

“要是患者的家属上告，有可能判刑吧？”……

待老院长在话筒前一站，会场静了下来，大家都在屏住呼吸，等待着了解徐大夫究竟是什么命运。老院长今天特别激动，拿着准备宣读的处理意见书的右手在不停地发颤。就在这时，突然闯进一个没有左臂的小伙子。他年纪约有二十六七，米黄色的衬衣剪去了一只袖子，断臂上缠着厚厚的纱布，象棵光秃秃的小树桩。大家明白，来者必是事故受害者金钟。只见他向老院长走去，面部表情还算平静，只有那对深深凹陷的大眼睛蕴含着不可名状的痛楚。

老院长也吃了一惊，迎过去握住他的右手，和他低声交

谈了几句，然后掏出手绢擦擦脸上的汗珠，颤巍巍地说：

“同志们，这位就是金钟同志。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，可是他打听到咱们开事故处理大会，还是不顾伤痛跑来了，他要求跟大家讲几句话，现在就请金钟同志讲话吧。”

台下鸦雀无声，一个个紧盯着这位断臂者。

面对这样的场合，金钟的脸和脖子骤然间涨得通红，豆粒大的汗珠在滚落。他接过人事科长范长军送来的一杯水，喝了一口，用手绢擦掉鼻尖上的汗珠，向大家鞠躬之后，便坐在椅子上平和地讲起来：

“厂医院领导和全院的同志们，你们可能以为我是来算帐的。是的，前几天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在手术以后的病床上刚刚恢复了知觉，就感到象被人砍去了半个身子，失去了平衡，连爬起来的能力也没有了。我真想找到那把截断我胳膊的手术刀，先去捅死把我弄成终身残废的大夫、护士，然后也把自己捅死。我一闭上眼睛，就出现了我那只血淋淋的手臂，还有那个大夫、护士吓得煞白的脸。可是这两天，我开始冷静下来，意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大错特错了。我认为这次医疗事故，不能责怪那个大夫，那个护士，而是时代悲剧的延续。我的爷爷曾在六十年代被迫害致死，我的父亲损失了三根肋骨；我的一位老师被打得现在还拄着拐杖走路；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志也有这样的遭遇，这是看得见的事实。而这次事故是完全不同的性质。所以，我真心诚意地赶来请求领导减轻甚至免于对事故责任者的处分。请想一想：有些耍弄权术把人整死和公开打人致死致残的凶手，摇身一变，只靠几句检讨，几行小字，几滴眼泪，就能混过清理打砸抢分子的斗争，到现在不是还在当官，就是逍遥法外，那么为

什么一定要处分这些误伤我左手的同志呢？我相信，这些同志现在和我一样感到痛苦，他们会接受教训，认真工作，来弥补一切的……”

金钟似乎体力不支，摇晃着走下台来，范长军和另一位年轻人要去搀扶他，但被谢绝了。

会场发出一些女同志低声的抽泣，她们被这意外的震撼心灵的讲话打动了。老院长不知是出于感慨，还是触动了心事，也禁不住流出了眼泪，竟忘了和快要离去的金钟打招呼。他匆忙地赶到门口，紧紧握着金钟的右手激动地表示：

“谢谢，谢谢你，小伙子，你的讲话太感人了，我们要重新考虑原来的处理意见。”

“打扰了，再见！”金钟斯文地向大家点点头，走出了会场。

老院长噙着泪水回到讲台，深沉地叹了口气，环视一周，说道：“同志们，这位由于我们不负责任的医疗作风造成终身残废的青年，用残酷的事实给我们上了一课，这一课的课文是用鲜血写成的，我希望大家永远牢记在心。我做医务工作四十年来，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患者，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的今天。正象他的名字一样，给我们敲了警钟。”他太激动了，不得不歇了几秒钟，喝了口水，才继续说下去：“通过这次事故，我希望全院展开一场如何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讨论，来提高我们工作的质量。为了尊重金钟同志的意见，今天不宣布处理意见，党委准备再研究一下。好吧，就开到这儿，散会。”

徐怡云大夫用手帕捂着哭得通红的眼睛，急急冲出了会场。她听了事故报告无意申辩，而是准备听候发落的。不想

金钟的一席话，使老院长取消了宣布院党委的处理意见。于是她打起精神，一心要追赶先走一步的金钟，表示感谢。她不过四十五六岁，但辛酸曲折的经历，家破人亡的惨祸，使她两鬓过早地斑白了，脸上已布满一条条的皱纹，看上去苍老得似有五十开外了。她一路向住院部奔去，直到医院东面马路的转弯处，才遇见金钟在蹒跚地踽踽独行。她跑上去握住他那只滚烫的手，一时竟呜咽地说不出话来。

“徐大夫，您……？”

她愣愣地盯着他：白白净净，天庭饱满，鼻梁适中，宝石样的大眼睛透着聪明睿智，薄薄的、微微上翘的嘴唇，稍显得孤傲和自信。呵，是他！这几天她在被害死的女儿晓红的遗物里又看到了那张照片，相貌和金钟几乎一丝不差。原来，七月十三日那天他来看病时，满脸油污，认不出来；刚才开会她又无心看人。现在才认清了，不错，是他。于是悔恨、悲伤夹杂着迷惑、疑虑，心上顿时掠过一串问号……

金钟不解，又问：“您怎么啦？”

徐怡云似梦方醒，只说了声：“谢谢你的好心！”便转身走了。

金钟伫立路口，望着徐怡云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很后悔没有安慰她几句，心中不免平添了几分惆怅。

二

剧场里，紫色的大幕已经拉开。节奏明快的音乐，轻柔

优美的舞姿，时暗时明的光圈，成对成双的天鹅……这美妙的一切，都没有吸引住孙敏的心，有一种隐忧时刻冲击着她的胸膛。尽管此刻身边坐着心爱的人范长军，也仍然驱不走笼罩在心头的愁云。金钟的断臂就是因为她进行肌肉注射才造成的呀！

台上的灯光暗淡下来，王子正在焦急地寻觅失去的天鹅。范长军轻轻地告诉孙敏：“天鹅不见了。”

孙敏下意识地拽住了范长军的左臂，唯恐象王子那样失去了伴侣。范长军爱抚地拍拍她的手，小声地问：“敏，为啥又哭啦？”

“长军，你别离开我。”

“敏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！可是你别哭了，好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把他的胳膊抱在怀里。

两小时前，事故处理大会散会了，会场只留下了她一个人。本来事故已经发生半个月了，她听范长军说事故责任者徐大夫不一定会受到太重的处分，自己那颗曾经吊起来的心似乎放下了。她很少替患者着想，也没有要求为徐大夫分担些责任。这件关乎人的前途、命运的大事，就象一片浮云飘忽而过，甚至还暗自庆幸：是徐大夫开错了处方，与我无关；患者的家属、单位没有告状，也少了很多麻烦……可耻，多么可耻呀！这些灵魂深处的污垢，怎能和方才金钟讲话流露的磊落光明的胸怀相比？是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自己就这样自私？这样庸俗？自己太卑劣和渺小了！她的心在流血，这血不是针头扎的，也不是手术刀割的，而是她的良知和金钟那铿锵的语言一再碰击之后迸溅出来的！她哭泣着，忏悔着，金钟的声音象锤子一样抡在她的心上。良久，她才

发现会议结束了，人已走光了，该回家了。这时，突然一只温暖的手扶起了她的头，用手帕擦拭她脸上的泪，轻轻地抚着她的肩。呵，是他，只有他，能在痛苦中给她温存，能在迷惘中给她指引。她终于看见了那双焦灼、热烈的眼睛。

“敏，都散会了，还呆在这儿干什么？来，咱们走吧，到外边吃完晚饭，看《天鹅湖》去。”范长军扶着她站起来，走出会议室，她顺从地和他踉跄着……

舞台上的王子正在疯狂地旋转，他那对燃烧的眼睛，焦渴地寻觅着自己的情人……孙敏把自己的头靠在长军厚实的肩上。她的手摩挲着他光滑的左臂，脑海中突然跳出了那个受伤青年的左臂。呵，她现在抚摸着的一样是一条左臂，而金钟的似乎比这更粗壮、结实。那天就是她把“A—M”的药液注进了那只她紧握着的左臂上。可是后来，那只粗壮、结实的左臂竟被砍掉了，就剩下孤零零的一只右臂了！他的情人再不能抚摸到那只左臂了！当她触到的仅仅是象树桩一样的骨头时，能受得了吗？……孙敏的心惊悸得收缩起来，眼前不再是王子的舞姿，而是七月十三日下班前的一幕。

快五点了，孙敏擦完地板，收好用具，正在洗手换衣服准备下班，处置室突然来了个穿厚帆布工作服的患者。他浑身上下沾着油污，又脏又黑，甚至看不清他的脸，只有一对发亮的眼睛在忽闪。他拘谨地站在门口，对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。孙敏瞅瞅这个不速之客，问：“你要干啥？”

“大夫让我来打针。”

“要下班了，还不换件衣服来看病？”她厌烦地俯视他那双穿着大工作鞋、上面盖着护脚布脚，新擦过的地板显然要被踩脏了。“快把处方给我！”

患者小心地挪动脚步，递上处方。

孙敏接过只瞥了一眼，便顺手转动着装药的药盘，可是转了三圈也没找到要找的药。她想着六点和长军约好去看电影，有点急了，扭头看一下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患者，嘟哝着：“真是，偏偏用个‘A—M’，冷门货。”

“要是没有药，我就不打吧。”

“哎哎，谁告诉你没有药啦？我这不在找吗？”她又打开了药柜，爬上了凳子，左右翻腾，好容易摸到了一盒‘A—M’针剂，这才松了口气，跳下凳子，打开盒子取出一支装有黄色粉末的小瓶，用砂轮片轻铰两下，“啪”地掰开，拿针管对上了注射用水。她右手举起灌满药水的注射器，左手拿着酒精棉，招呼傻站在一边的小伙子：“过来呀！”

他走近来了，可当她细瞅了对方之后，竟“扑哧”一声笑了起来，心里在说：“真漂亮，家里烧香不用请灶王爷啦。”

正好陪小伙子看病的小王拿完药走了进来，看见她笑，便没好气地说：“亏你笑得出，人家都难受死了。”

孙敏脸上一热，急把话岔开：“不是要打针吗？把胳膊伸出来呀！”

小王给他卷起了左臂的袖子，孙敏和病人稍稍挨近，就感到扑来一股强烈的热气，弄不清是他穿得太多了，还是身上发烧，陡然间产生了同情心：他不是锻工，就是铸工，干这种活真不容易呀！她自然地想到父亲穿的也是这样的工装，只是没有他这么脏。记得那还是她上初中放暑假的一个三伏天，时近中午，妈妈拿着饭盒嘱咐她：“敏子，估摸你爸的车间热得更邪乎，我怕早上带的饭到厂里馊了，你把这

给你爸送去吧！”她跑进车间还没到中午下班，爸爸正穿着厚帆布工作服在打铁呢！她看见工人叔叔们全副“武装”，便问爸爸：“你们不嫌热吗？”爸爸笑了起来：“傻孩子，我们要穿上你那样的连衣裤打铁，还不烤糊了？”从那以后，她似乎长了点见识：别看爸爸每月能拿回家六七十块钱，来得不易呀！她再不闹着问妈妈要花衣服了。

想到这里，孙敏又同情地看看面前的患者，细心地给他做了皮肤消毒，然后缓缓地把对好的溶液注入她的左臂。

针还没推完，小王又苦着脸说：“你能挺住吗？我看还是住院吧。”

患者摇摇头：“我不想住院。”

孙敏拔出药针后，不由得追问小王一句：“确诊他什么病？”

“急性肺炎。发烧好几天了，刚才量还三十八度四呢！前两天就让他休息他不休，这回徐大夫让他住院，他还是不去，真拿他没办法。”

孙敏感动了，觉得眼前的这位患者骤然间变得亲切起来，原先的厌烦情绪不翼而飞了。她似乎有点内疚，后悔刚才对他态度太生硬，便温和地叮咛：“肺炎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它不是一般的头痛脑热，最好还是住院；不住院也得回家好好休息，多喝开水，多吃水果。”

小王叹口气：“他哪有家呀，爸爸妈妈……”

患者用眼睛制止他的同伴：“小王，你瞎咧咧些啥？”

“噢，我是说我们铸黑子想安个家太难了！”

孙敏反而脸红了，尴尬地问小王：“有车来接你们吗？”

“我们做梦都没梦到过用车的事儿！”小王发开了牢

骚，拉着患者快快地走了。

那患者就是金钟。

……

长军发现孙敏还在哭泣，思索一下，问：“要不咱们就别看了，出去走走好吗？”

孙敏擦擦眼睛，站了起来。他俩轻轻地走出了剧场。

夏夜，星斗满天，月白如银。这对恋人步入了厂区花园。他俩在幽静的一角找了张长椅，长军掏张报纸擦了擦椅子，便和孙敏坐了下来。

“长军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非哭死不可。”孙敏无力地倒在范长军的怀里。

“敏，我理解你，你的感情是可贵的，患者和徐大夫都是值得同情的。可是，做一个医务工作者不能感情用事呀！”

长时间热烈的拥抱、接吻之后，他俩似稍感疲倦，都仰坐着，幸福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长军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他望着在云间散步的明月，不胜感慨：“我在想今天下午的会。我被金钟的讲话真正感动了。他一进会场，我还担心这个会要被他搅黄怎么办，想着把徐大夫保护起来，别让他揍了；可没想到他是那么善良。要是患者都象他那样，医务工作就好做多了。有的患者出了事，明明不是医疗责任还硬赖上大夫哩！”

“是呀，不过人光是善良也不行，责任还应当分清的，比如我打针就……”

长军捂住她的嘴：“别说了，我理解你。敏，我送你回家吧，爸爸妈妈会惦记的。”

三

徐怡云艰难地走着，两条腿就象灌了铅。刚刚在会场发生的一切，与金钟的意外相见，犹如突然袭来的一股寒流，使她的心田结冰了。她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才来到这个她居住的、一个用临时工棚改造的小房间。

她是在一九七九年年初才从农村调回医院的。开始住在医院一个放笤帚、拖布、铁锹的地下室小间，后来一位住工棚的药剂师搬走了，她就住了进来。

这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木制房间，除了一张从医院借来的旧双屉桌，一张木床，两只装书的纸箱，什么也没有。泥土地的一角堆着生炉子用的木块，糊墙纸被撕破的地方露出了不规则的木板条。这与其说是个家，不如说是一个孤苦者的栖身之地。

她进屋后，就呆坐在木板床上，借着室外投进的亮光，和桌上那张含笑的女儿的遗像对视着、哀叹着：晓红，你不该离开妈妈，即使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你也不该去死，应该和妈妈一块活下去！可是，你竟不声不响地走了，扔下了你可怜的妈妈。孩子，妈妈该怎样活下去呀，你知道妈妈做了一件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自己良心的错事吗？

她突然站起来，从放在床头的一只破柳条包里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小盒，那就是女儿留给她的唯一的纪念：两条绣花手绢，一把撕破的檀香扇，一张从未见过的小伙子的照

片。她拉开了电灯，对着照片仔细地端详着。是的，他就是金钟，也许就是女儿有次偶然提到的给她很多帮助的小伙子。如果女儿活着，今年已二十四岁了，她和他早该结成良缘了，可是如今却是自己亲手把女儿爱过的人给害成残废了！

唉，要是强制他住院就没有事了，而且入院通知单都给他填写好了。只是他苦苦地哀求着不要住院，用那对令人爱怜的大眼睛瞅着自己，使她终于改变了决定，让他在门诊治疗。考虑他的病重，前两天用青霉素疗效不显著，门诊又没有更合适的药，才开了“A—M”溶剂的处方。本来，她还想到处置室向护士交代一下，注射这种药物要特别留心。谁知，偏偏这时来了个心肌梗塞的急患者，就把这事忽略了。嗨，真该死！当了二十多年的大夫，怎会把静脉注射的缩写

“IV”写成肌肉注射“IM”呢？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？！自己会这样疏忽大意吗？不可能的！她凝视着金钟的照片，回味着他在会上的讲话，深情的泪珠滴湿了手里的小盒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莫非这半个多月她为女儿复仇心切，神思慌乱了？……寄出的状子已经十一份了，女儿被害的事仍如石沉大海，她连一张回条也没收到。唉，也许是这些年积案如山，受冤而死的人太多了。可是办案人员为什么不替死者的家属想一想，他们状子上的每个字都是蘸着血和泪写成的呀！

记得女儿的噩耗传来时，她象遭了雷殛一般，她躺在病床上曾几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一个没有丈夫，又失去了女儿，倍受凌辱的女人，在那个整人整得发疯的世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她躺在床上两天，粒米不进，滴水不饮，她一闭上眼睛，就看见女儿那活泼天真的笑脸。在她下定了必死决心的第二天，就支撑着孱弱的身体，在陋室里收拾起女儿

的遗物来，这才又见到了女儿平时珍爱的这个长方形小盒，一打开盒子就盖着一张叠着的女儿早已写好的纸条：

亲爱的妈妈：

我没脸见您了。我知道您会因失去和您相依为命的女儿而更加痛苦，可我还是选择了这条道路。

妈妈，您因正直受了迫害，我却因轻信受了侮辱。我只能以死表示自己灵魂的清白。妈妈，再见了，在您的冤案平反之日，千万别忘了替您无辜的女儿报仇，惩办那个披着人皮的狼……

晓红

1973.8.2 早晨

正是这个小盒，这张沾满了女儿血泪的纸条，使徐怡云打消了自寻的念头。她咬紧嘴唇，心里在怒吼：我一定要活下去，一定要与恶棍斗下去，替迫害致死的女儿报仇！……如今终于盼到了这一天，她相信正义不会欺侮弱者！真理永远属于人民！……

她的目光又落到了那几件遗物上：手绢是她给女儿买的。那是七一年，晓红过十六岁生日时，她看着女儿已长成大姑娘了，该送给她什么作为生日的礼物呢？那时手头拮据，戴着“现行反革命”的帽子，十五元的生活费还要节省着用才勉强够母女糊口，最后硬是用一块二毛钱买了两条较精致的手绢，手绢上绣着水灵灵的荷花。她要晓红留着作个纪念，告诫女儿虽然穷困、遭难，但是为人要清清白白，就象这荷花一样，出污泥而不染。

唉呀，是不是自己的叮咛给女儿留下的印象太深了，竟宁肯一死也不愿玷辱清白的名声？她又拿起这八年前的手